

“数字游民”兴起 赚一、二线城市的钱 在三、四线花

只要有网,在哪儿都能办公。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他们中有人赚一线城市的钱,在三、四线城市花,在完成买房愿望的同时实现了购物自由;也有人为了孩子的教育远赴异国,实现了工作陪娃两不误;还有人工作四天玩三天,花小钱看世界。

“赚一、二线城市的钱在三、四线花”

今年34岁的索索(化名)此前在北京一家小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两万元的她时常感觉自己攒不下钱,距离买房更是遥遥无期。2019年,她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湖南。

“当时工作了七八年,手里存款也就五六十万,家里人也一直催我回去。”原本以为就和北京这座城市告别,没想到直属领导和她提出远程办公的方案。“领导说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好几年,大家对我的工作水平和为人也很了解,再加上敲代码在哪儿都是敲,与其招个新人不如让我在家办公。”

回到老家后,索索的工资和之前在北京一样,但加薪之类的领导一般就不考虑她了。对此她也没有异议,“毕竟我的生活成本已经比其他同事低很多了”。

回家一年后,索索用自己的存款在当地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120平方米的房子全款下来70多万元。平常她也会经常去周边的一些旅游城市小住一段时间。“只要满足有网这个条件,我在哪里都可以办公。咖啡馆、图书馆、高铁、公园……这些地方都可以成为我的办公室。”

“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这种远程办公的状态,赚一线的钱在三、四线花真的太爽了,他们说这叫‘地理套利’。不过,我偶尔也会担心如果公司换领导或者有其他变故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所以我现在也会经常看些别的远程工作机会。”索索说,即便这份工作没有了,她也还是会优先考虑给一、二线城市的公司远程办公。

“年薪降了,时薪上去了”

40岁的古亮(化名)是在2018年有了孩子以后决定结束自己在上海的咨询工作。频繁的出差和长时间的加班让他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

2020年,一家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在非洲有一个新的项目,做线上支付、手机打车和游戏等项目,古亮最开始以咨询项目的形式加入,帮助这家公司做非洲市场的技术策略、前期运营准备和规划等,在花了半年时间让这个项目独立运行起来后,2021年古亮离开非洲前往泰国和家人汇合,并出任这个非洲项目公司的CEO,为其远程提供财务、人力资源方面的服务。

在当“数字游民”这几年里,古亮的收入略有下降,从之前的70万-80万元人民币每年降到50万-60万元每年,但工作时间也从之前一天12小时变成了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也就五六个小时,如果按时薪计算比之前更高。他也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兴趣,陪伴孩子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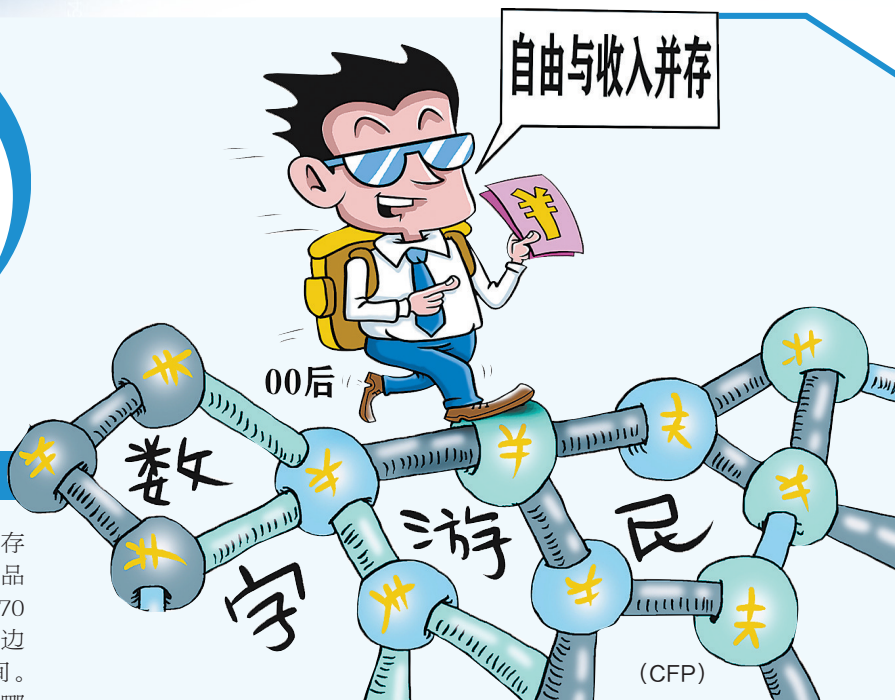
不过他也坦言,在远程办公的状态下,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会比较松散,且由于人不是在一个物理

空间,在线交流会降低效率,即便有很多在线工具辅助,也还是难以迅速和同事状态同步起来。

像古亮这样为了孩子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家长也不在少数。2000年从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的Caroline(化名)刚刚加入“数字游民”大军。去年7月,她带着孩子前往泰国上学,成为一名全职的“陪读妈妈”。近期她开始在网上给成人远程上英语口语课,收费为100元一小时。

“我之前做了18年的英语口语翻译,还干过五年的英语教培,我一直特别想做一份线上的工作,不管我去哪里,都可以工作,兼顾我的旅居生活和方方面面。”Caroline说,如今线上英语培训很“卷”,价格被压得很低,所以“只能先赚个买菜钱”。不过,她正在给女儿选本科学校,对各国的留学流程也有所了解,后期她也考虑拓展出国留学咨询业务。

她也观察到,在清迈有几千家咖啡馆,经常在里面看到随身携带电脑办公的“数字游民”。她也计划长期当“数字游民”,以便未来和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花小钱玩命看世界”

26岁的前公关人小羊(化名)是在存下3万元后决定裸辞的。“我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就是一年半,通常会用半年的时间来上手一份工作,熟悉了以后很多工作就是重复性的,也无法给个人带来很多成长。”

去年下半年,她开启了“数字游民”的生活。至今,她已经走过3个国家,在38个城市旅居过。在浙江安吉“数字游民”社区,她认识了一位做保险的朋友,随后她也成了一名保险经纪人。如今,她的收入大头也来自卖保险。此外,她从自己运营的社交媒体中也会获得一些广告收入。

辞职前她月收入在一万元左右,交完房租后一个月她还要花五六千元,一个月下来工资所剩无几。辞职后她的收入并不稳定。“有次我卖出了三份储蓄险单子,一天就赚了2万元,也有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收入的时候。”不过,她说她对稳定工作这件事情并没有执念,她对自己能赚钱的信念感很强。

小羊说,她的“第一桶金”来自在“数字游民”社区卖自己亲手做的减脂餐,定价20元一份,卖了20份。“脱离公司以后,如果我能赚到第一个100元,我就能赚到第一个1000元,第一个1万元,第一个10万元……”

相比收入的不稳定,她的支出则稳定在每个月三四千元甚至更低。“有些‘数字游民’社区刚开始运营会让申请者免费入住或者打折,一个月下来房租可能就几百元,一般这些地方的物价也比较低,十几块钱就能吃一顿饭。”

如今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旅

居的她一般会在工作三四天后用两天的时间骑摩托车出去玩,“有种花小钱看世界的感觉”。

接下来她的目标是回国稳定工作几个月,还会尝试做一些兼职“赚点美元”。对于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数字游民”,她认为一定是“先上过班的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积累和储蓄,能靠之前的人脉找到一些兼职的机会,熬过前面很难熬的时间。

无论是小羊还是古亮,都提到融入当地文化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十分重要。作为摇摆舞爱好者和单口喜剧爱好者的古亮借助这两项爱好给自己拓展了很多圈内好友,古亮则在泰国当地利用周末时间报读了硕士课程。

根据智联招聘与北大国发院此前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上述报告也指出,“数字游民”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地点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目前,许多“数字游民”生活在二、三线城市,赚取一线城市的工资,并可将旅行、居住、工作、游玩结合起来,享受边工作边休假的生活。这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更能得到年轻人的喜爱。

(中新经纬 罗琨)

